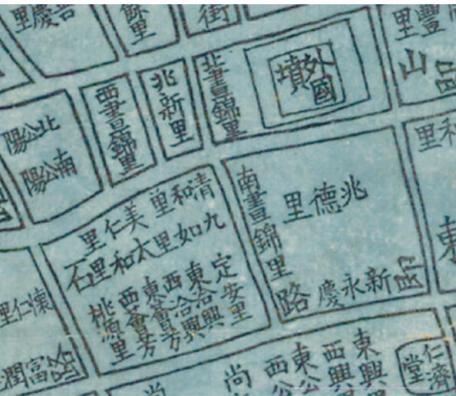


“城市考古”日记： 与小弄堂里的大上海相遇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图/受访者提供(除署名外)】



19世纪80年代地图上的盘锦里、直隶路、香粉弄、盆汤弄。



青年艺术家郭文媛笔下的老弄堂。



老南市里“奇奇怪怪”的地名路牌，摄于2006年。



小石桥弄，弄堂半边已经被拆掉，摄于2020年9月。

从冰厂街出发，途经偷鸡桥，走到五云日升楼，拐进香粉弄……这样一条城市行走路线，一定会让大多数人摸不着头脑。除了香粉弄仍保留在地图上，其余地名早已消失。它们分别对应江西中路与四川中路之间、浙江中路与芝罘路交会处一带以及南京东路浙江中路路口。

“上海城市考古”联合创始人陈寒松擅长用历史地名来设计路线，一天傍晚时分，记者在他的带领下走了一条“定制”路线，看看那些尚存的有趣弄堂名。

拆去建筑 路名延续记忆

陈寒松将起点定在浙江中路天津路路口，几米开外就看到了香粉弄的路牌。拐进这条紧贴着南京东路步行街北侧商家后门的弄堂，在傍晚时分只听到餐饮店后厨排风机忙碌的声音，消散数十年的脂粉气早已无处可寻。陈寒松记得前几次来都会路过一家小龙虾店，笑称十三香也算得上是“香粉”。果不其然，依旧营业的店铺香气扑鼻，恰巧呼应了路牌上的“香”字。

香粉弄西起浙江中路、东止于福建中路，全长不到200米，走完不过两三分钟，但在陈寒松的讲解下，这条弄堂的历史在眼前缓缓展开，“1861年，盘锦里开了一家香粉店，名叫‘老妙香室粉局’，规模比当时的戴春林、孔凤春还要大。早前，这家店凭借自创的鹅蛋粉出名；后来实行坊店分开，便将店设于盘锦里，作坊与货栈就开在离店不远的一条小弄堂。”这条小弄堂便得名“香粉弄”。

尚未从想象中的脂粉香中回过神来，龙泉园路已出现在眼前。陈寒松介绍，就在这个交叉路口，据说曾经开了一间老虎灶兼营茶馆，店主以泡茶水来自龙泉的喷头让茶肆声名远扬，不仅让店门前的道路得名“龙泉”，连附近街区也被称为“龙泉园”。

龙泉园路的特色在于窄，虽冠以“路”，却比“弄”“街”还窄不少，可能是上海现存以“路”命名的最窄道路。它从南京东路开始往北延伸，穿过香粉弄和天津

路，结束于宁波路。尤以宁波路和天津路之间最窄，一人站在路中间，都无法完全张开双臂。有意思的是，陈寒松还曾举过相反的例子：名为“弄”却比许多“路”还宽，比如松江老城区通波塘东侧的袜子弄，双向两车道约10米宽，折算起来就是6条并排的龙泉园路。

行至与宁波路交叉口，道路赫然封闭，但蓝色路牌依然挺立，在狭窄环境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。“路牌可能是地方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居民搬离，建筑老去，这是城市更新的必要进程。”虽然陈寒松对旧上海的历史地理了如指掌，却也坦然接受当下。无论是区域还是道路名，它们作为城市的文化沉淀，都可以以不同形式保留下来，如同城市故事集的索引一般。

“比如地块更新后，里面的通道或花园等设施，可以根据地理方位借用旧路名，当然这也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方法。”陈寒松还提及一种现存的普遍方式，即居委会沿用老路名。这也让他想到江苏南京，譬如“棉鞋营”路虽已消失，但名字被重新用于“棉鞋营小区”。由此也延伸出有趣的话题，“上海的道路名字往往以‘路’‘街’‘巷’等字收尾，而南京的高家酒馆、钓鱼台、大香炉、螺丝转弯等街巷名却没有后缀”，这种丰富的地名文化能直观地勾起初来乍到者的兴趣，引导他们去深入探索城市历史。

百年物事 于遗忘中前行

没几分钟就游荡至石潭弄，这里已被划为旧改基



清末的南京路盆汤弄一带。

地，入口大门敞开，却鲜少有游客驻足。据陈寒松讲述，“石潭”二字其实是“直隶”的谐音。在1947年版的《上海市行号路图录》中记载，在福建中路的东侧，平行紧挨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小马路，名曰直隶路。这里的“直隶”二字来自一个已经消失的旧省名“直隶省”，后来由于上海话发音的“石潭”与“直隶”相近，便将其取代了不复存在的“直隶省”而沿用至今。

穿过五福弄，很快来到盆汤弄。顾名思义，这里因曾有公共浴场而得名。南京东路450号的蔡同德堂飘来浓郁的中药香，让人不禁想象前方或许正备着一盆盆热乎的药浴。弄堂里仍有商户，还能看到零星晾晒的衣物，为这条古老的弄堂增添了几分仍在继续的生活气息。

陈寒松也揭晓了划进旧改基地的里弄还能“开门



被划为旧改基地的石潭弄。

迎客”的原因。盆汤弄69号是上海最早的公共厕所之一，建成于1864年。161年后的今天，即使弄堂即将告别，这个公厕依然还在为周边商户和游客提供便利。更有趣的是，这里还有年轻人几乎没见过的“电线木头”——花旗松材质的方形电线杆，至今仍正常运转。

目光顺着电线杆向上，不经意就投向城市日新月异的天际线。即使这里的鼎沸人声已如过眼云烟，但“电线木头”日复一日高昂着脑袋，最下方的石墩底座则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。它们或许不知道，过去恋人们无所事事地荡马路被比作“数电线木头”，而木讷迟钝的人也被戏谑为“电线木头”……于是，当“电线木头”一词逐渐淡出日常语境，“文物”的实感就添了几分。好在还有像陈寒松这样的讲述者，熟知城市历史的关键“线索”，延续着人们的记忆。

走出盆汤弄，拐进天津路，陈寒松介绍道，眼前这些以数字编号的里弄，从前应该都有名字，常藏着好彩头或巧思。比如曾有马德里、新德里、意大利(与“意大利”仅一字之差)等有趣的里弄名，看似洋气，实则无关，更像玩转谐音的趣味，与后来的“阳光西班牙”等小区名异曲同工。

行至天津路179弄，陈寒松熟练地翻出手机里保存的老地图，原来此处叫“恒源里”，便顺势将其定为这趟傍晚漫步的终点。

全程不过千米，却走了足足一小时。或许老街区在拆与建之间，正是路牌这样的历史符号将人们与

迎客”的原因。盆汤弄69号是上海最早的公共厕所之一，建成于1864年。161年后的今天，即使弄堂即将告别，这个公厕依然还在为周边商户和游客提供便利。更有趣的是，这里还有年轻人几乎没见过的“电线木头”——花旗松材质的方形电线杆，至今仍正常运转。

目光顺着电线杆向上，不经意就投向城市日新月异的天际线。即使这里的鼎沸人声已如过眼云烟，但“电线木头”日复一日高昂着脑袋，最下方的石墩底座则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。它们或许不知道，过去恋人们无所事事地荡马路被比作“数电线木头”，而木讷迟钝的人也被戏谑为“电线木头”……于是，当“电线木头”一词逐渐淡出日常语境，“文物”的实感就添了几分。好在还有像陈寒松这样的讲述者，熟知城市历史的关键“线索”，延续着人们的记忆。

走出盆汤弄，拐进天津路，陈寒松介绍道，眼前这些以数字编号的里弄，从前应该都有名字，常藏着好彩头或巧思。比如曾有马德里、新德里、意大利(与“意大利”仅一字之差)等有趣的里弄名，看似洋气，实则无关，更像玩转谐音的趣味，与后来的“阳光西班牙”等小区名异曲同工。

行至天津路179弄，陈寒松熟练地翻出手机里保存的老地图，原来此处叫“恒源里”，便顺势将其定为这趟傍晚漫步的终点。

全程不过千米，却走了足足一小时。或许老街区在拆与建之间，正是路牌这样的历史符号将人们与

去紧密相连。暮色渐深，内心虽渴望跟着这些小路归去，但这蓄势待发的更新进程，何尝不是要更符合时代的幸福承诺。

“考古”之行 缘起小石桥弄

照理说，老南市的有趣弄堂名更多，筷竹弄、猪作弄、面筋弄、火腿弄、鸡毛弄、豆市街、外咸瓜街、引线弄、洗帚弄……如今看来趣味盎然，是因其望文生义，字眼简明扼要，背后的历史呼之欲出。比起南京东路一带所见的里弄路牌，这些老南市的地名更早一步踏上了城市更新进程。陈寒松指出，南京东路附近这些弄堂还原出的历史风貌，并不是传统印象的“十里洋场”，而是老上海独有的市井百态，与老南市一样，见证着中国人自己做买卖的繁荣，可谓是“小弄堂里的大上海”。

变迁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。一向被誉为“真正老上海”的老南市，其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始终备受关注。陈寒松虽然不是生长于老南市的亲历者，但他对于城市历史的爱好，正源于此处。

河流穿城墙而过，城墙外一段是薛家浜，上有小闸桥，填浜筑路后便形成了小闸桥街、小闸桥弄，后因谐音改称小石桥街、小石桥弄。

陈寒松的母亲小时候就住在小石桥弄，“那时候大家住得都差不多，无非是房间多一个或少一个”，陈寒松外公外婆的住房相对宽敞，但同样没有卫生间。直到1982年结婚前夕，母亲才搬走。陈寒松上小学时，母亲带他去看小石桥弄的旧居，由于一天都没有在那里住过，陈寒松对母亲叙述的生活难处并无切身体会。当他第一次在弄堂里自由穿行，走迷宫般的探索乐趣占据上风，又将亲眼见证的生活环境快速抛诸脑后。反倒是周围这些奇怪的路名，将他引向了时光深处。

陈寒松记得小石桥弄是在2020年左右拆迁的。搜索相关信息发现，今年六月，小东门街道小石桥居委会建制被撤销，其原管辖范围就近纳入了相邻的荷花池居委会。“小石桥”这一名字并没有被保留下来，不过“荷花池”同样透露着上海作为江南水乡的地理特色。

“我记得有本《上海滩野史》，虽然作为小学生读物有些奇怪。”如今被陈寒松形容为“乱七八糟”的书，却为他打开了敏锐的历史触角。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郭沫若之子郭博的摄影集《正在消逝的上海弄堂》，光是书名就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他意识到，“大家都需要过更好的生活，城市发展不可逆”。

高中时，陈寒松有了数码相机，但当时他在澳大利亚留学，只能趁放假回上海，带着相机出门记录，“虽然城市更新速度很快，但并不会遍地开花同时进行，只要我的拍摄进度跟上拆迁进度就好。”不知不觉中，陈寒松跟郭博做了一样的事——用镜头记录上海弄堂，镜头首先对准的就是小南门。

还在学校写论文时，陈寒松的课题是研究中国早期流行音乐歌词，如周璇、姚莉等老上海歌星的作品，在这期间，他训练了资料搜集、文本解读的基本功。除了摄影，他还收集了大量票据等资料，这些也成为他后来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发展事业的原始积累。他们走街串巷，基于考现学概念提出了“城市考古”，在2019年成立了“上海城市考古”团队。由于具备扎实的知识功底，团队受到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邀请，共同编纂了《苏州河地名故事》，这本书或许又会成为一些孩子的上海历史启蒙读物。

“我们分享城市故事，不一定能被记住多少，但至少可以培养兴趣，每到一座城市，以有趣的地名、细节等为切入点去探索城市文化。”这些年，他的研究从城区拓展到郊区，“郊区的建筑等城市文化消失得也很快，甚至是在无人关注下发生的”，比起备受瞩目的老南市，这种无声的消逝，或许更令人遗憾。